

外国优秀散文选

WANGUO YOUXIU SANWEN XUAN

《世界文学》编辑部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外国优秀散文选

外国优秀散文选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1/4 插页2 字数271,000

1984年2月 第1版 1984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36,800

书号: 10151·695

定价: 1.50元

目 录

散文四则.....	[阿富汗] 乌尔法特
	董振邦 译 (1)
生 活	(1)
为人效劳的人	(2)
生命之曲	(2)
新思想	(3)
孟加拉风光 (选译)	[印度] 罗·泰戈尔
	冰 心 译 (6)
蔷薇园 (选译)	[波斯] 萨迪
	水建馥 译 (24)
沙与沫	[黎巴嫩] 哈·纪伯伦
	冰 心 译 (38)
散文诗三篇	[黎巴嫩] 哈·纪伯伦
	苏 玲 译 (42)
浪之歌	(42)
雨之歌	(43)
美之歌	(44)
动物素描	[法国] 布封
	范希衡 译 (46)

马	(46)
天 鹄	(50)
冷冰冰的微笑	[法国]于·列那尔
	苏应元 译 (55)
英国断片 (摘译)	[德国]亨利希·海涅
	江夏 译 (67)
草莓	[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韩 逸 译 (79)
林中水滴	[苏联]米·普里什文
	潘安荣 译 (82)
树	(82)
水	(86)
林中客人	(87)
一年四季	(97)
人的踪迹	(106)
啄木鸟的作坊	(109)
北方的夏季	[苏联]尤·库兰诺夫
	丘 琴 译 (119)
燕子的目光	(119)
白桦之歌	(125)
在云影下	(126)
母亲的诗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雷 怡 译 (128)
玫瑰树根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雷 怡 译 (135)

我在美丽的日本·····	[日本] 川端康成	
	唐月梅 译	(137)
随笔三则·····	[英国] 弗·培 根	
	王佐良 译	(153)
谈读书 ·····		(153)
谈美 ·····		(154)
谈高位 ·····		(155)
《伊利亚随笔》两篇·····	[英国] 查·兰姆	
	刘炳善 译	(159)
退休者 ·····		(159)
读书漫谈 ·····		(169)
我与绘画的缘分·····	[英国] 温·丘吉尔	
	王汉梁 译	(180)
论舒适·····	[英国] 奥·赫胥黎	
	周珏良 译	(186)
笔 记·····	[意大利] 雷·达·芬奇	
	朱光潜 译	(198)
写在一本复仇记的前面·····	[加拿大] 布赖恩·穆尔	
	赵化知 译	(206)
贝多芬百年祭·····	[英国] 萧伯纳	
	周珏良 译	(215)
“我和肖邦”		
——乔治·桑致沃·格日马瓦的一封信·····	[法国] 乔治·桑	
	齐一波 译 易丽君 校	(222)

- 达·芬奇轶事……………〔意大利〕乔·瓦萨里
吴兴华 译(237)
- 回忆青年时代的书简
——法捷耶夫给柯列斯尼科娃的信…〔苏联〕亚·法捷耶夫
华 胥 译(256)
- 海明威书简……………〔美国〕海明威
董衡巽 译(285)
- 海明威，这头老狮子……………〔美国〕马·考利
荒 芜 译(316)
- 书简六封……………〔美国〕约·斯坦贝克
黄宝生 译(336)
- 神奇的世界
——安徒生故乡采访记……………〔美国〕哈·阿顿
申文华 译(348)
- 工 作……………〔美国〕斯·特克尔
赵华智 译(369)
- 尼诺·吉迪西……………(369)
- 尤金·罗素……………(377)
- 后 记……………(387)

散文四则

〔阿富汗〕乌尔法特

董振邦 译

生 活

同是一条溪中的水，可是有的人用金杯盛它，有的人却用泥制的土杯子喝它。那些既无金杯又无土杯的人就只好用手捧水喝了。

水，本来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差别就在于盛水的器皿。

君王与乞丐的差别就在“器皿”上面。

只有那些最渴的人才最了解水的甜美。从沙漠中走来的疲渴交加的旅行者是最知道水的滋味的人。

在烈日炎炎的正午，当农民们忙于耕种而大汗淋漓的时候，水对他们是最宝贵的东西。

当一个牧羊人从山上下来，口干舌燥的时候，要是能够趴在河边痛饮一顿，那他就是最了解水的甜美的人。

可是，另外一个人，尽管他坐在绿荫下的靠椅上，身边放着漂亮的水壶，拿着精致的茶杯喝上几口，也仍然品不出这水的甜美来。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旅行者和牧羊人那样的干渴，没有

在烈日当头的中午耕过地，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样需要水。

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没有尝过饥与渴是什么味道，他就永远也享受不到饭与水的甜美，不懂得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

为人效劳的人

一个瞎子在路上走。另外一个人过来把他引上正路。可是瞎子却不知道他的指路人是谁。

一个人正在酣睡。忽然一条毒蛇昂着头向他爬了过来。另一个人赶过来一刀把毒蛇杀死。可是酣睡者却依然在梦中。

当半夜时分，躺在清真寺里生病的旅行者发出沉重呻吟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服侍他到天明。清晨，旅行者死了。可是他到底也没认清这位帮助他的人是谁。

他走在路上，把水果送给孩子们，在沙漠中把水送给了一位渴得要死的人，把自己的干粮平分给饥饿者。可是，谁也不与他相识。

他把荆棘和碎石从大路上除掉。可是早晨当人们在这条大路上行走的时候，谁也不知这是他干的。谁也不认识他。

真的，我们真的不认得那些为我们服务的人们。可是，我们对于那些达官贵人们却认识得这么清楚！

生命之曲

一片寂静，万籁无声。生命之曲在沉默。

在这寂静中，意志失去生命，思想消失踪影。欢乐如同野鸟逃开人们。

我欲打破这寂静的幻变，操起手里的弦琴。

这弦琴是我从爱情之土、夜莺之乡取来的。

我的弦琴的声音非常甜美。

来吧，请坐下听我弹奏一曲。我不希望使意志死亡、心灵僵冷。

我为唤醒感情而来。

且待我拿起琴来奏上一曲。

啊？——怎么？

为什么这琴发不出声响？

琴身无损，琴弦依旧，却为何不发出声音？

糟糕透了，怎么会走了弦的呢？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夜莺之乡的弦琴离开了四周的花丛就寂然无声。

这琴是与爱情相连的，弦就系在爱情的身上。

我应走进花园，在花圃旁拉起琴来。

我应该朝着那水仙的眼睛、玫瑰的笑脸、檀香的嫩枝和风信子蓬松的卷发，在优美的花园里拉起琴来。

不然这寂静就不会消失，欢乐就不会来临。

这阴沉的乌云应该在太阳和月亮面前隐没。

这困锁夜莺的樊笼应该彻底打碎。

花园紧锁的门应该敞开，让欢乐进来，让情操与智慧的眼睛睁开。

缺少这些，生命之曲就不能产生幸福与欢乐。

新 思 想

我走遍东西，踏遍各地，寻访了所有的人。

我寻遍了每一座城市，可是无论谁家也没有它的住址。

我所要的东西这儿找不到。可是那些想作高官的人却可以

找到进身的阶梯。

想要得到新汽车的人已经坐上了汽车，想要发财的人的金钱已经把银行塞满了。

只有我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我所想要的东西的确很稀罕，可是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它。

是呀，我需要的是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

在这里，新的收音机、新电影、新手表、新装饰品，一样也不缺，可就是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题。

在这里，诗人们吟出了许多诗，但却没有一点新的思想。

春天带给我们的依然是那些被我们看了多次、嗅了多次的花。

我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总是翻来复去地诵着“花与夜莺”的主题，没有任何新的创造。

我们只是在旧的事物里搜罗新的主题。这不过是在老太婆脸上蒙一块新纱巾而已。

这里，母亲们带来了新生的儿子，可是头脑里却生不出新的思想。

这里，妇女们可以走出大门了，可是新的主题仍然不能从大脑里走出来。

这里，由于风俗习惯，姑娘在父亲家里成了老小姐之后才嫁出去。

这里，媒人们正在旧思想的家里进进出出，旧伦理比新思想更有市场。

这里，旧观念在老太婆的秋千上任意游荡，唱的仍然是老调。

这里，靠施舍过活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目不识丁的人当上

了局长。

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毛拉^①已加入了酒徒的聚会，可是新思想和新主题却依然没有产生。

孩子们一生下地就象个老头子。他们睡的是旧时代的摇篮，听的是我们那古老的儿歌，看顾他们的又是老太婆。如果我们的青年再不刮净脸上的胡子，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为老翁。

我们把新帽子戴上头顶，可是拒绝接受新思想；我们建造了新城市，可是住在那里的全是老头子，讲的全是老故事。

我们在老头们的集会上唱古老歌曲，还要这些老头子们跳起青年人的阿丹舞^②。

我未能如愿以偿。我应该到别的地方去追求新的思想。

这种新思想与那些复古的人是不会在一起的。

如果一位八十岁的老翁刚娶亲，他还是个老翁。一个老人穿上件新衣，仍然是个老人。即使他从一个旧城迁到新城，而那些旧家什也仍然跟着他一起。

他们的住房是新的，思想却是旧的。虽然住在崭新的房子里，但新的思想与主题仍然产生不出来。

〔附 记〕 乌尔法特（1907—1977），阿富汗著名作家。他的散文大多以揭露社会黑暗，反对封建压迫，同情人民疾苦为主要内容。风格清新、简朴，在艺术上有相当造诣。在阿富汗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散文选》和《诗选》。这几篇散文译自阿富汗普什图学会编选、国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乌尔法特散文选》。

① 即阿訇。

② 阿富汗人民喜爱的民间舞蹈。

孟加拉风光 (选译)

〔印度〕罗·泰戈尔

冰 心 译

沙乍浦，1891年2月

在我的窗前，河的彼岸，有一群吉卜赛人住在那里安家，支起了上面盖着竹席和布片的竹架子。这样的结构只有三所，矮得在里面站不起来。他们生活在空旷中，只在夜里才爬进这隐蔽所去，拥挤着睡在一起。

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哪里都没有家，没有收租的房东；带着孩子和猪和一两只狗，到处流浪；警察们总以提防的目光跟着他们。

我常常注意看靠近我们的这一家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生得很黑但是很好看，身躯健美，象西北农民一样。他们的妇女很丰硕；那自如随便的动作和自然独立的气派，在我看来很象黧黑的英国妇女。

那个男人刚把饭锅放在炉火上，现在正在剪竹编筐。那个女人先把一面镜子举到面前，然后用湿手巾再三地仔细地擦着脸；又把她上衣的褶子整理妥贴，干干净净地，走到男人身边坐下，不时地帮他干活。

他们真是土地的儿女，出生在土地上的某一个地方，在到处任何地方的路边长大，在随便什么地方死去。日夜在辽阔的天空之下，开朗的空气之中，在光光的土地上，他们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他们劳动，恋爱，生儿育女和处理家务——每一件事都在土地上进行。

他们一刻也不闲着，总在做些什么。一个女人，他自己的事做完了，就扑通地坐在另一个女人的身后，解开她的发髻，替她梳理；一面也许就谈着这三个竹篷人家的家事，从远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大胆地这样猜想着。

今天早晨，一个很大的骚乱侵进了这块吉卜赛人宁静的住地里。差不多八点半或是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正在竹席顶上摊开那当作床铺用的破烂被窝和各种各样的毯子，为的晒晒太阳见见风。母猪领着猪仔一堆堆地躺在湿地里，望去就象一堆泥土。它们被这家的两只狗赶了起来，咬它们，让它们出去寻找早餐。经过一个冷夜之后，正在享受阳光的这群猪，被惊吵起来就哇哇地叫出它们的厌烦。

我正在写着信，又不时心不在焉地往外看，这场吵闹就在此时开始。

我站起走到窗前，发现一大群人围住这吉卜赛人的住处。一个很神气的人物，在挥舞着棍子，信口骂出最难听的话语。吉卜赛的头人，惊惶失措地正在竭力解释些什么。我推测是当地出了些可疑的事件，使得警官到此查问。

那一个女人直到那时仍在坐着，忙着刮那劈开的竹条，那种镇静样子，就象是周围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任何吵闹发生似的。然而，突然跳着站起，向警官冲去，在他面前使劲地挥舞着手臂，用尖粗的声音责骂他。刹时间，警官的三分之一的

激动消失了，他想提出一两句温和的抗议也没有机会，因此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就象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等他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后，他回过头来喊：“我只要说，你们全得从这儿搬走！”

我以为我对面的邻居会即刻卷起席篷，带着包袱、猪和孩子一齐走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劈竹子，做饭或者梳妆。

西来达，1892年1月9日

这几天，天气总在冬春之间摇摆。在早晨，也许，在北风扫掠之下，山和海都会发抖；在夜晚，又会和从月光里吹来的南风一同喜颤。

无疑地春天已经来临了。在长久中断之后，唤春从对岸的树林里又发出鸣声，人们的心也被唤醒了；夜色来临以后，可以听到村里的歌声；表示他们不再连忙地关起门窗，紧严地盖起被窝睡觉了。

今晚月亮正圆，她的圆大的脸从我左边的洞开的窗外向我凝视，仿佛在窥伺我的信中有没有批评她的话，——她也许疑惑我们世人对于她的黑迹比她的光线更为关心。

一只鸟在河岸上“啼啼”地哀唤。河水似乎不再流动。河上没有一只船。岸上凝立的树林把不动的影子投在水里。天上的薄雾使得月亮看去象一只勉强睁开的倦眼。

从今起，夜晚会越来越黑暗了；而且当明天我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这个月亮，我客中的良伴，将离我更远一些，她疑惑她昨夜是否聪明，这样地对我完全袒露出她的心，因此她又逐渐地把它掩盖起来。

在陌生和孤寂的地方，自然真正地变得亲切了。我确实忧虑了好几天，一想起月亮的圆时过去了，我将会每天地更觉得寂寞了；觉得离家更远了。当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美和宁静将不再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必须在黑暗中回去。

无论如何，我要记载下来，今夜是个满月——是今年春天的第一次月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也许会回忆到这一晚上，回忆到河岸上“啼啼”的鸟叫，对岸船上闪烁的灯光，发亮的远伸的河水，河边树林的边缘所投下的模糊的阴影，和灿白的天空在我头上冷冷地发光。

波浦，1892年5月12日

我总在傍晚时分独自在屋顶凉台上散步。昨天下午我觉得把本地风光介绍给客人是我的责任，因此我陪他们一块出去散步，带着阿勾里作个向导。

在地平线的边缘，远远一片树林是青翠的，一线浅蓝色的薄云徐徐升起，笼盖在树林上面，看去特别地美丽。我想把它描画得带点诗意，我说这就象蓝色的化妆药水抹在睫毛的边上，使美丽的蓝眼睛更加美妙。在我的同伴之中，一个没有听见我的话，一个没有听懂，同时第三个用应付的话来回答：“对了，很好看。”我感到我奋发的诗情再也鼓不起来了。

走了一里路以后，我们到达一个水坝。水边有一排棕榈树，树下有一股天然的泉水。在我们站住观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过的北方天边那一线蓝云，涨大了，变黑了，向着我们奔来了，同时电光也闪将起来。

我们得到了同一的结论，就是，观赏自然的美，可以更好地在屋檐下进行，但正在我们赶回家去的时候，暴风雨已在空

旷的荒野上，怒吼着踏着大步赶上我们。我没想到我正赞赏美丽的自然夫人睫上的蓝水时，她却会象一个生气的主妇那样追赶着我们，要给我们一记这么响的嘴巴！

沙土迷天，几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风雨更强烈了。沙地上的碎砾打在我们身上，就象枪子似的，狂风又掐住我们的颈背，开始下落的雨点，鞭打着我们，撵着我们跑。

跑呀！跑呀！但是这里，地是不平的，水流给它留下深深的瘢痕，平时都难走过，在风雨中就更容易了。我弄到陷在荆棘丛里，当我站起挣开的时候，差点被狂风掀在地下。

当我们快到家的时候，一群仆人又象一阵风暴似的，叫喊着做着手势奔向我们。有的拉着我们的手臂，有的悲叹我们的窘境，有的热切地给我们引路，有的爬伏在我们的背上，仿佛怕狂风要把我们一齐刮走似的。我们竭力摆脱了他们的殷勤，最后，好不容易进到房子里，带着淋透的衣服、污秽的身体、零乱的头发，喘息着。

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将不再在小说或故事里写下这样的谎言，就是一位主人翁能够心头怀着情人的形象，毫不焦急地在风雨中行走。没有人能够在心里记住任何面貌，不论它多美，在这样的一场风雨里，——光是不让沙子进入眼里，就够他忙的了！……

昆湿奴派诗人有声有色地歌唱拉达如何在风雨之夜去赴和克里希纳约定的幽会。我不知道他们曾否停下来想一想，当她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很容易设想到，她的头发是那样地零乱，还有她的那些涂泽妆饰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她满身泥污地跑到那凉亭上的时候，她一定难看极了！

但当我们读着昆湿奴派诗歌的时候，我们从不想到这些。